

關於中村不折舊藏敦煌、吐魯番所出 《金光明經》古寫本

柴劍虹* 薩仁高娃*

一、前言

2006 年在北京國家圖書館舉辦的關於《金光明經》古寫本的專題研討會，主要是著眼於俄羅斯、印度、中國的藏品，很少涉足日本藏品，而本文所要介紹的恰是日本中村不折舊藏敦煌、吐魯番所出《金光明經》寫本，希望對學者們的研究會有所幫助。

上世紀 60 年代，王重民等先生編撰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以下簡稱《總目》）「散錄」部分所列「日本人中村不折所藏敦煌遺書目錄」內曾著錄了三件《金光明經》古寫本，由於未見有圖版刊佈，我們一直不知其詳。最近，日本方面已經內部刊印了《臺東區立書道博物館所藏中村不折舊藏禹域墨書集成》（簡稱《集成》），四件敦煌、吐魯番所出的《金光明經》正在其中。由於日本書道博物館所藏中村不折舊藏的中國出土墨書文物，以前從未完整結集影印出版過，而其目錄，也僅由中村不折的長子中村丙午郎根據其父所做的工作，油印過一份《經卷文書類目錄（中國及本國部分）附解說》，但那只是靠丙午郎手寫而成的簡單目錄，發行量很少，也就極少有人知道那些藏品的具體內容。而此次出版的《集成》，不僅是在原有《經卷文書類目錄》的基礎上，補全了原目錄未收者，而且將文物原件經高清晰度攝影後全部彩印，盡可能展現中村不折舊藏中國出土墨書文物的原貌，這就為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下面，我們具體介紹《集成》所收的四件《金光明經》古代寫本。

二、卷中 77 號《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一》

集成末尾作為敘錄附入的《經卷文書類目錄》中，這樣描述本卷：「隸書，卷首缺

*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秘書長

* 中國國家圖書館敦煌吐魯番資料中心副研究員

損，十五紙。幅八寸二分，長十九尺六寸，烏絲欄。唐周則天武后長安三年（703）寫。跋文二行『長安三年歲次癸卯十月己未朔四日王戌三藏法師義淨奉制于長安西明寺新譯並綴文正文字』，看具體經卷，尾題末應是「綴文正字」，第二個「文」字系丙午即誤植。而《總目》的著錄是「敦煌出（唐）長安三年歲次癸卯十月己未朔四日王戌三藏法師義淨奉制于長安寺新譯，並綴文正字」¹，又丟了「長安西明寺」的「西明」二字，但已指明了此卷為敦煌出土。

經文首殘尾全，烏絲欄，尾題「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一」。卷首殘破部分背面有古代裱補，並且裱補紙正面有烏絲欄，現通過破損處，露在經卷正面。卷尾有近代裱補紙以做拖尾。部分紙張未能銜接好或者烏絲欄不齊，導致兩紙交界處的文字和上下欄錯位，如二、三紙銜接線歪斜，三紙第一行文字以及上下欄明顯低於二紙末行和上下欄。

根據現存部分內容，此為《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一》之首殘的「序品第一」和首尾全的「如來壽量品第二」。殘損的第一行為「（殘）通。逮得總持。辯才無量。（殘）」。

此卷雖為敦煌出土，但根據此殘損的首行，翻閱其他敦煌本《金光明最勝王經》，未發現與其能夠綴合者。敦煌本中，有幾件《金光明最勝王經序品第一》前有《大唐中興三藏聖教序》，而此件前是否有《聖教序》，由於首殘，不得而知。

據《總目》，傅增湘（1872-1950）藏敦煌卷子目錄中有一件武周長安三年的《金光明經》，見其說明應是十卷本的《金光明最勝王經》，題款「大周長安三年歲次癸卯十月己未朔四月王戌玄藏法師義淨奉制于長安西明寺新譯並綴文正字」²，與所述經卷題記如出一轍。惟一不同的是前者題記中多了十六條參與譯經工作的人員名單及譯場列位。所述經卷在尾記之後又有兩個空白烏絲欄，故其後無其他資訊。另外，英藏S.4268 是首尾全的《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一》，其末尾亦有與此卷完全相同的年款題記，文後所附音義字也相同，只是每行所含字數不同。有趣的是，英藏S.523 和S.3870 首殘尾全的《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八》末也有題記「大周長安三年歲次癸卯十月己未朔四月王戌三藏法師義淨奉制長安西明寺新譯並綴文正字」，然而前者年月中使用了武周造新字，並且有譯場列位，顯然是武周時期的版本。以上同一年款說明此幾件寫本或其底本同為武周長安三年（703）的義淨譯本。遺憾的是，現在看不到傅增湘藏品（經筆者向傅熹年先生查詢，傅氏藏敦煌寫本經文革浩劫已不知下落）。近日，筆者翻閱《董康東遊日記》，在其1926年12月至1927年3月間，避居日本時所留下的日記中看到與傅氏舊藏《金光明經》有關的資訊。1927年3月「二十一日……接長友張月岩函，為介紹購入津門寫經

¹ 商務印書館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中華書局，1983年，頁333。

² 同注1，頁328。

四種……。」³所提供的四種目錄介紹中，有一件《金光明經》⁴，除個別語句外，其說明與《總目》所提傅氏舊藏基本一致。可見，所謂「津門寫經」中的《金光明經》是傅增湘舊藏。由此我們也可以推測傅氏部分舊藏的下落。傅增湘於 1906 年創辦天津北洋女子師範學堂，世人把他看作津門名流。張月岩為民國時期北平吉貞宦古玩鋪長，據董康日記，他購入傅增湘舊藏的時間應該是 1927 年，此時傅增湘已經任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然而張月岩依然把購入寫經稱作「津門寫經」，所以傅增湘在天津時，他部分舊藏可能留在了故地。其實，一同所介紹的《阿彌陀經》以及同年 4 月 28 日的日記中所舉隋唐寫本《妙法蓮華經卷第四》亦與《總目》傅增湘舊藏吻合，因不涉足此文範圍，故不贅述。就同一卷次來講，我們可以判斷中村不折藏品和 S.4268 的底本為同一經卷，而傅增湘藏本和 S.523 是武周時同時翻譯出來並抄寫的最早寫本，因為不僅其年款中出現「月」、「正」等字的武則天時期造字，而且據董康日記和王重民的記錄，前者的經文內武氏所造字還超出了《宣和書譜》記載的十九字範圍。《金光明最勝王經》在武周長安三年有了新翻譯的版本，所以其後出現此類年款題記亦不足為奇，如果通覽各國藏敦煌本《金光明最勝王經》，應該發現更多相同年款題記者⁵，只是因為該譯本問世後兩年武氏逝世，其新造字隨即廢止，所以後來的唐寫本中未見這些新字也就很自然了。

三、卷中 84 號《金光明最勝王經》

《集成》結尾敘錄中描述該卷：「隸書，四紙，幅九寸，長 4 尺 6 寸。敦煌出土。跋文 1 行『大順元年十二月九日沙彌誦訖』。唐昭宗大順元年（890）寫。跋文墨色極薄。」並說明此件亦出土于敦煌。《總目》中只記「大順元年（890）十二月九日沙彌誦記」⁶。中村不折的《禹域出土墨寶書法源流考》中也曾記錄此卷⁷，然而作為有題記經卷而言，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中卻未收此件。

經文首殘尾全，烏絲欄，有燕尾。尾紙與前紙間的接封斷裂，尾題「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六」，經文系「四天王護國品二十」。集成敘錄中雖講四紙，但從圖錄上看，間似乎有細條的補紙，若是，應是七紙。首行「（殘）莎訶/世尊我若見此誦咒……」，尚未發現與其他敦煌遺書能綴合者。

³ 董康著，王君南整理《董康東遊日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頁 104。

⁴ 同注 3，頁 107-108。

⁵ 據池田溫編《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日本根津美術館藏《金光明最勝王經卷一》、西大寺藏《金光明最勝王經卷十》也有相同的年款題記和譯場列位。另外，濱田德海舊藏《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廿三》、南禪寺藏《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五十》、知恩院藏《妙色王因緣經譯記》和《佛說善夜經譯記》也有相同的年款題記。

⁶ 同注 1，頁 331。

⁷ 中村不折著、李德範譯《禹域出土墨寶書法源流考》，中華書局，2003 年，頁 113。

四、卷下北涼寫經殘卷（六）：155 號《金光明經卷第四》

《集成》著錄：「今隸書，幅八寸。殘章九行和流水長者品十六，共計長六尺三寸。尾記『相華所供養經』。」《禹域出土墨寶書法源流考》中描述其文字特點為：「此寫經文字的特點是豎畫長。碑學者曾對東漢《石門頌》中『命』字的懸針頗為驚奇，而此經的文字豎畫卻悉長。可知古人的結字法，畢竟不是簡單的同一形式。」⁸而《總目》雖為「敦煌遺書總目索引」，但其中還是著錄此件為「吐魯番出土，外有般若論、大涅槃經、法花經方便品、維摩經注四經。」⁹《集成》敘錄中還提及系「舊王樹枏藏品」，說明此件為中村不折從王樹枏¹⁰手裏購得的藏品。

經首殘，有近代通卷裱補，所補護手有題簽「庚戌九月王樹枏題」。《金光明經流水長者品十六》前所存九行為卷第三的《金光明經除病品第十五》的結尾部分。尾紙下半部甚殘，其烏絲欄與前紙錯開，故文字高低不一。

大正《大藏經》（16）所收北涼曇無讖本《金光明經卷第四》後有《金光明經懺悔滅罪傳》。而此卷雖是《金光明經卷第四》，但其後並無《金光明經懺悔滅罪傳》。此件為吐魯番出土的北涼時期寫本，我們現所看到的敦煌本中，最早題記者有法藏P.4506《金光明經卷第二》，其年款是「皇興五年」（471），而新疆博物館藏吐魯番出土《金光明經卷第二》的題記為「庚午歲四月」（430）¹¹，皆是北魏昌盛時期¹²寫本。因此，比起敦煌藏經洞所出本和近年出版的大正《大藏經》（16）所收本，此卷更能真實反映曇無讖（385-433）本剛翻譯後不久的情况。

五、卷下 166 號六朝以來寫經殘卷（廿）：

166 號②《金光明經》

《集成》中將其列入有題簽經卷，並述「六朝以來寫經殘卷，出吐魯番，素文¹³珍

⁸ 同注 7，頁 47-48。

⁹ 同注 1，頁 331。

¹⁰ 王樹枏是上世紀初的新疆布政使。中村不折藏品中王樹枏舊藏占多件。據藏品來源介紹，中村不折於大正 11 年（1922）花二萬日元從文求堂購得「王樹枏氏古寫經二十八卷及八帖代金」。而集成末所列出的王樹枏舊藏品卻有卷子本三十卷、冊子本八帖，內有六朝經卷 1-12，除卷 1、3 出土於鄯善外，其餘均出自吐魯番；唐經卷 1-12，出土於鄯善、庫車、千佛洞等地；回鶻文經卷 1-3 以及六朝、唐經卷殘片。

¹¹ 池田溫編《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大藏出版會社，1990 年，頁 84。

¹² 北魏太延五年（439 年），滅北涼。

¹³ 素文指梁素文，是與王樹枏同時期駐迪化府的官員。中村不折藏品中，其舊藏僅次於王樹枏。中村不折從昭和二年（1927）至五年（1930）間購得的，內包括鄯善出土的《妙法蓮華經卷第十》（10 號），敦煌千

藏七十七，目錄中提『王樹相藏品』。」而敘錄中描述為「今隸書，二十一行，幅八寸一分，長一尺七寸六分，烏絲欄。紙面中央有《金光明經善集品第十二》。」《總目》和《禹域出土墨寶書法源流考》中均未收此件。

經文首尾殘，有近代通卷裱補，末有近人墨蹟。現存二紙，豎烏絲欄上加橫線。根據文中所見《金光明經善集品第十二》，知此卷為《金光明經卷第三》的殘存內容，其前後應該是《金光明經散脂鬼神品第十》、《金光明經正論品第十一》和《金光明經鬼神品第十三》、《金光明經授記品第十四》、《金光明經除病品第十五》。

以上是中村不折舊藏《金光明經》四個寫本的簡單介紹，從中不難看出其學術價值。因國圖研討會的主題是《金光明經》的調研，特根據《總目》的著錄，下面再附列我們今天很難看到的散藏敦煌文獻中的一些《金光明經》古寫本目錄，以供學界進一步比照參考。

1、前中央圖書館藏卷目

《金光明最勝王經》（存一卷）：唐釋義淨譯，唐人寫卷子本，存大吉祥天女品第十六；

《金光明最勝王經》（存一卷）：唐釋義淨譯，唐人寫卷子本，存卷六；

《金光明最勝王經》（存一卷）：唐釋義淨譯，唐人寫卷子本，存卷一；

《金光明最勝王經》（存一卷）：唐釋義淨譯，唐人寫卷子本，存卷九；

《金光明最勝王經》（存一卷）：唐釋義淨譯，唐人寫卷子本，存如來壽量品第二。

2、旅順博物館所存敦煌之佛教經典

《合部金光明經》（第四）

《金光明最勝王經》

《金光明經病除品》（第十五）

《合部金光明經》（第二）

《金光明經》（第八）

《金光明經》

《金光明最勝王經》（又第五）

3、李氏鑒藏敦煌寫本目錄

《金光明最勝王經》（首尾全）

佛洞出土的《摩訶衍經卷第三十二》（17 號）、《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53 號）、《妙法蓮華經卷第二》（73 號），敦煌出土的《天請問經》（71 號），吐魯番出土的《月令》（130 號）、《北魏寫經殘卷十六、十七》（162、163 號）、《六朝以來寫經殘卷（廿）》（166 號）、《晉宋以來寫經殘卷（廿一）》（167 號）、《六朝及唐人墨蹟（廿二）》（168 號）、《晉唐屑玉雜卷》（170 號）、《唐人寫經及藏經目錄殘卷》（172 號）、目錄中未收的 148 號等。

《金光明經卷第三》（卷全，末附有音義一行）

《懺悔滅罪金光明經》（首尾全，首附有金光明經傳）

《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一》（首尾全，背有地藏菩薩本願經分身集會第二，首全）

《金光明最勝王經》（殘卷，首尾缺，諸天藥叉護持品第廿三起至除病品第廿四止）

《金光明經卷第四》（有尾）

4、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寫本目錄

《金光明最勝王經》（夢見懺悔品）

《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三》

《金光明經卷第三》（唐乾寧九載寫經）

5、劉幼雲藏敦煌卷子目錄

《金光明經卷第三》（唐乾寧九載寫，長一丈五尺、高七寸五分）

6、傅增湘藏敦煌卷子目錄

《金光明經》（武周長安三年寫本）

7、日本諸私家藏敦煌寫經目錄

《金光明最勝王經第九》（全卷，三井源右衛門藏）

《金光明最勝王經第五》（一卷，三井源右衛門藏）

《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全卷，三井源右衛門藏）

《金光明經》（首尾皆殘，三井源右衛門藏）

《金光明最勝王經第四》（三井源右衛門藏）

《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一》（唐寫，山本悌二郎藏）

《金光明經卷第七》（一卷，初唐寫本，吐魯番出土，山口謙四郎藏）

《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五》（一卷，卷末譯場列位，清野謙次藏）

8、日本大谷大學圖書館所藏敦煌遺書目錄

《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六》（首尾缺）

9、日本未詳所藏者敦煌寫經目錄

《金光明最勝王經》（一卷）

《金光明經》（一卷）

《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傳》（一卷）

《金光明最勝王經大辨才天》（一卷）

《金光明最勝王經顯空性第九》（一卷）